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上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注分上卷爲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二章言

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五章言德修無小暴慢無強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泚已甚瞞之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從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九章言憂世饑亂勤以濟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取介守持凡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

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

招而往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樽設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

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已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尺小尋者尙可任大就小而以要其

也利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

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

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

請復之

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

強嬖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

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

可

王良不肯

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

詭遇一朝而獲十

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

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

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

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

變奚同乘
故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

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

知羞恥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且子過矣枉已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

疏

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

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者陳代孟子弟子也問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若小其身然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爲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爲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爲之也尺十寸爲尺尋十丈爲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至何哉者孟子言往日齊國景公田獵招聘其虞人以旌旆招聘之如有虞人不至者則將殺戮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義者常念雖死無棺槨但沒在於溝壑之中而不恨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去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何取

焉蓋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不往者也如此則虞人不得其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不往應其招如何爲之君子且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是何爲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所以招其大夫者虞人之招但以皮冠而已今齊景公以旌招虞人虞人守其職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孟子引此意以謂今之諸侯所以聞有能招己者又非招己之所招而待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至亦可爲與孟子又言且夫子今以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如以利爲之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爲之耳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我苟志於利雖枉尋而直尺我亦爲之況子以謂枉尺而直尋乎本其我志於分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欲屈己而求見於諸侯也以其見之諸侯但爲之徇利者矣故雖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昔者晉卿趙簡子嘗使善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田終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能復之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爲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聞之故請復與嬖奚乘而田強而後可王良強勉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十禽

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至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馳驅而田終一日而不能獲其一禽後爲之詭而橫射之止一朝而以能獲者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貫習與嬖奚小人同乘而畋也故請辭之不與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爲之言曰夫王良但爲之御者且尙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並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爲之比矣今子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傲之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已失之過謬也如枉己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必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楊子所謂誦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爲也同意○注招虞人以當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當皮冠○正義曰案史記卅家云趙景公卒趙鞅是爲簡子爲晉卿也正義曰案史記卅家云趙景公卒趙鞅是爲簡子爲晉卿也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家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注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箋

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二矢發則中如錐破物也。○注伯夷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未之文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

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嘗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

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

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

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

居

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

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

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

疏

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正義曰

三者不惑乃可以

爲之大丈夫矣

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故妾婦

以況儀衍者也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問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

豈不誠爲大丈夫之人哉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以其能

使強陵弱故也安居處而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

滅景春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爲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爲大

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答之景春曰二人如

此安得爲之大丈夫乎子未嘗學禮也夫禮言丈夫之冠也

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蓋以冠者爲丈夫之事故

爲婦之道也以女子之道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

雖往女之家必當敬其舅姑亦必當戒慎以貞潔其己無違

遵敬夫子以其夫在則得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無

遘爲正而已固妾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子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爲從婦以順爲正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耳蓋以二人爲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導言靡所不至而當出之君讒毀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免夫從人以順爲正者也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足爲大丈夫乎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至此之謂大丈夫孟子言能居仁道以爲天下廣大之居立禮以爲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爲天下之大路得志達而爲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則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回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其心雖貧賤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威武而加之亦不足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己是則妾婦以順爲正之道固不足以爲大丈夫者焉○注景春至革熄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爲秦王之孫故曰公孫案史記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

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張儀去復相秦卒犀首入相秦常
佩五國之相印爲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
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
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

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

孟子曰

仕傳曰孔子三二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質

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

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

三

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

曰士之

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

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

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

足弔乎

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

祭服不成本不實肥腠也惟辭也言惟黜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不亦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

曰士之仕

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

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魏本晉也

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

曰丈夫生

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丕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

而行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

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

鑽穴隙

疏

周霄曰至鑽穴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也周霄問

者無異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子欲爲仕乎否孟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答之以爲古之君子欲爲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土必載贄而行贄者如所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贄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古之人三月天時之一變如不得佐其君乃弔問之明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此言復問之曰三月無君則弔問之不以失之大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又答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

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蠶繅絲以爲之祭服如犧牲不
成肥腍稷稻無以致絜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
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
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
如此是亦不足爲弔之急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
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
爲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
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尙何以爲急乎牲殺器皿牲必
殺故曰殺器皿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又問
孟子士之出疆必載其質是如之何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荅之曰士之進於爲
仕也若農夫之於耕也夫農夫豈爲出疆而耕乃以舍去其
耒耜哉此士之爲仕所以出疆亦必執其贊也曰晉國亦仕
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仕如此之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爲仕之國也然而未嘗聞
有仕者如此之急又以仕既如此之急然而君子之難進於
仕是如之何故以併問之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
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至鑽穴隙之類也孟子
又荅之曰丈夫夫之生乃願爲之有室婦女子之生乃願爲
之有家而事之其於欲慕爲人子之父母心人皆有之矣然

而欲爲父母其爲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媒妁而言之遂私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擅自相從終雖得爲父母其於國中衆人亦且皆賤之而不美矣夫古之人未嘗不欲爲之仕也然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爲之仕所以君子難仕也如不由其道而往爲之仕者是與此鑽穴隙相窺而慕爲人子之父母之類也孟子所以終荅之周霄以此者以其士之仕猶男女之相求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至不得爾○正義曰蓋質之爲言至也自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所以爲質以見其君與自相質同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能得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泰甚也彭更孟子弟

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泰者也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

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子以爲泰乎

簞筭也非其道一筭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爲泰乎

曰

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仕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諛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

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孟子

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輸人輿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餘羨者也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人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梯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

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

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彭更以爲彼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

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祿以食功子

何食 曰食志 彭更以為常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

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

之為也然而其志反 曰否 彭更曰 曰然則子非食志

也食功也 孟子曰如是則子果 **疏** 彭更問曰至食功也

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子問孟子以謂車有數十乘之多從徒又有數百人之眾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為泰甚乎傳食蓋以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諸侯孟子要之所食之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之泰子今以車徒傳食於諸侯為之泰以其不足為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曰否不以舜為泰而言也蓋以士之無功事於諸侯固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至皆食於子孟子又荅之曰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